

影像承載記憶： MATA獎與原住民族故事的傳承

記憶を載せる映像：MATA賞と原住民の物語の伝承

Images Carry Memories: The MATA Award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Stories

瑪蓋丹（教育部「MATA獎」審查委員）

人類自古以來便透過多種方式進行溝通，從語言、語氣，到眼神、肢體表情、動作及力度，這些交流不僅用來指引方向，更承載了情感的傳遞，並成為知識技能與故事的載體。這樣的傳承關乎生存，千萬年來在這片土地上延續不息。各族群的故事與細節，在時間洪流中有的被保存下來，有的則隨時間流逝，或是不斷被重新詮釋。

1888年，法國出現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電影作品——《The Roundhay Garden Scene》，短短兩秒的影像，開啟了影像紀錄的歷史。此後，影像科技迅速發展，從昂貴笨重的攝影器材到今日的智慧型手機，每個人都擁有一扇記錄世界的窗口。然而，在這個影像技術發展的歷程中，原住民族經常成為「獵奇」的對象，被刻板印象塑造、被異化，卻鮮少能以自己的視角來講述自身的故事。

MATA獎：讓學子透過影像書寫原住民族社會

MATA獎的設立，正是希望鼓勵大專院校學生運用影像來記錄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的樣貌。台灣擁有超過16個原住民族群，我們期望學生能夠從自身的族群文化出發，藉由科技工



具，以創新的方式展現原住民族的歷史與現況，延續口述歷史MATA獎涵蓋的創作類型多元，從強調真實性的紀錄片，到戲劇、報導，甚至是動畫等非紀錄片類型，每年都有令人驚豔的作品參賽。在評審過程中，我們看到學子們用心投入的創作能量，以及對世界的獨特視角，這些都讓評審們深受感動。



原住民族影像創作的崛起

2011年，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掀起全球熱潮，不僅讓台灣的原住民族電影站上國際舞台，也對台灣影視圈帶來巨大衝擊。隨後，陳潔瑤導演的《不一樣的月光》《只要我長大》《哈勇家》、曹瑞原導演的電視劇《斯卡羅》、莎韻西孟導演的《好久不見德拉奇更》等作品，也讓無數觀眾深受感動。

這些影像作品不僅改變了台灣對原住民族的敘事方式，也為年輕創作者種下了種子。這股影像創作的熱潮，在MATA獎的參賽作品中得到了延續與發展。特別是在非紀錄片類型中，戲劇作品的表現尤為亮眼，其中第七屆MATA獎的金獎作品《月戰》，便是極具代表性的案例。

《月戰》由義守大學傳播與設計原住民專班的學生團隊製作，講述了1915年至1921年間「大分事件」的歷史背景。當時，台灣總督府為了對抗不願繳交武器的布農族人，推行「理蕃政策」，導致族人與日本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最終23名布農族壯丁遭到處決。

這部作品從服裝、場景、族語對話、劇本編寫、角色塑造、演出運鏡到剪輯，皆展現了學生們的用心與創意。雖然從專業戲劇的角度來看仍有成長空間，但其用心講述自身族群歷史的誠意，使其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並成為評審眼中的亮點。尤其在族語運用上，《月戰》更勝以往多屆作品，充分展現原住民族語言與影像的結合。

評審團由影視業界優秀的原住民族導演、媒體新聞影像工作者組成，他們不僅以專業角度審視作品，更希望挖掘優秀的新生代創作者，避免遺珠之憾。



《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動畫類作品的驚艷表現

在第十一屆MATA獎中，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引起廣泛關注。這部作品由黃繼賢、吳靜恩、周怡潔、張凱和等學生共同創作，改編自魯凱族傳說——巴冷公主與百步蛇王的故事。

故事講述百步蛇王幻化成人形，與巴冷公主相戀，為了迎娶她，百步蛇王必須尋找七彩琉璃珠。經歷波折後，他成功獲得琉璃珠，並與巴冷公主一起前往大鬼湖，最終兩人沉入湖中，化為百合花，永遠守護族人。

這部作品在族群藝術風格、逐格動畫細節、技術呈現、音樂光線安排上都表現出色，敘事流暢，族語旁白與書寫亦極具水準，堪稱難得的優秀作品。

MATA獎的意義：記錄、傳承與未來

每一屆MATA獎的評審過程，都能感受到教育部對此獎項的用心與慎重。評審團由影視業界優秀的原住民族導演、媒體新聞影像工作者組成，他們不僅以專業角度審視作品，更希望挖掘優秀的新生代創作者，避免遺珠之憾。

我常說，台灣的山脈就像我們的腦紋，每一道紋理都記錄著珍貴的故事與歷史。MATA獎的目標，就是邀請學子們一起來紀錄這些文化，讓影像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

最後，我以邵語「tunaw」來勉勵所有影像創作者——影像工作需要勞心、勞力、勞肝，當你已經很努力了，仍然需要繼續奮鬥時，就喊一聲「tunaw！」全力以赴，不要放棄，永遠再加一把勁！tunaw！◆